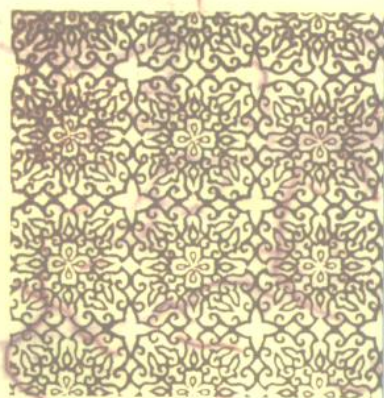


主编
谢玉杰
王继光

中国历史 文献学



5102931

C.267.35
3

中国历史文献学

顾问 张大可 徐景重

彭久松

主编 谢玉杰 王继光

副主编 田国梁 何兆吉

李家发

编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王炜民 王春淑

吕幼樵 孙益力

朱渊青 李晓菊

李绍平 李泉

余敏辉 张海英

林宏跃 杨绪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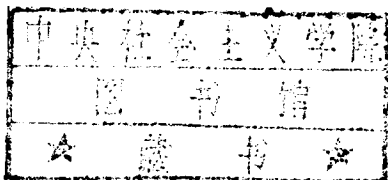
周洪 徐兴海

徐家骥 阎崇东

郭书兰 彭忠德



201029314



民族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卓玛吉

装帧设计:翟跃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历史文献学/谢玉杰 王继光主编. - 北京:民族出版社,
1999.9

ISBN 7-105-03600-1

I. 中… II. ①谢…②王… III. 史学-文献学-研究-中国
IV. G257.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0880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)

北京慧田禾三工作室照排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4

印数:0001—2000 册 定价:24.00 元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(总编室电话:64212794;发行部电话:64211734)

前 言

《中国历史文献学》是八十年代以来在部分高等院校历史系新开的一门课程。从学科体系上来看,这既是一门传统的学问,历史悠久,又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具有系统理论的“中国历史文献学”,还处在建设阶段。本书《中国历史文献学》所涵盖的内容及体系和体例,也是一种试探性的创造,既继承传统,而又打破传统,是一部建构中国历史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尝试。

文献,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,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。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,从商代甲骨文算起,中国历史文献已有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。中国传统的文献工作,从孔子整理《六经》算起,已有两千四、五百年的历史。中国古代的文献学家在文献工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并建立和发展了广义文献学的许多分支学科,如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、考据学、辨伪学、辑佚学、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、注疏学等等,都可冠以文献二字,称之为“文献目录学”、“文献版本学”、“文献校勘学”等名称。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欣夫《文献学讲义》就是目录、版本、校勘三大块。上述各门文献分支学科,都有着悠久的历史,它们是伴随着我国古代大规模图书整理和群经、群籍的注疏而发展起来的。各门学科都有具体的研究对象和方法,并有丰硕的成果,涌现了众多的专门文献学家。所以说,中国文献学,或中国历史文献学,是一门传统的学科,它是中国悠久文化、悠久历史的产物。学术的发展是不断的深入和分支,同时也要求有不断的综合概括。中国广义文献学,由校雠工作而发展演化出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、考据学、辨伪学;又由

经学讲习传授而演化出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、注疏学等等，这就是学术的深入和分支。学术越分越细，越密越专。但是，在实际运用中，又需要综合的知识。如何批判继承和整理利用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，就需要综合的文献学知识。具有系统理论的综合型的中国历史文献学，并不等于目录、版本、校勘三大块或四大块、五大块的拚合物。它应该具有独特的系统的理论和体系，它的研究对象、研究方法、研究成果、发展历史，应该作系统的总结。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郑鹤声、郑鹤春《中国文献学概要》，才正式提出了专书“文献学”的名称，把建立“文献学”理论体系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。但自那以后，历史过了半个世纪，系统的文献学理论还没有建立起来。1982年中州书画社出版张舜徽的《中国文献学》，被称为“奠基性”的著作。同年齐鲁书社出版了吴枫的《中国古典文献学》同样具有开创的性质。与此同时，学术界出版了《中国文学文献学》、《档案文献学》等专科文献学。综合型或专科型的《中国历史文献学》，现在已有多种出版。“文献学”领域出现的这种“百家争鸣”景象，又说明了它具有青春的活力，正处在发育、成长的阶段。换句话说，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结构，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定式。

按照我们的构想，“中国历史文献学”这一传统学科，把它列入教学体系，应该是“中国历史文选”的发展，其目的是扩展学员更进一步了解和使用中国历史文献的能力，为从事历史学研究或古籍整理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因此，编写适用于教学的“中国历史文献学”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。本书编写的学术方针是：第一，尽可能做到在有限的篇幅内，知识覆盖面要宽；第二，广泛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出新体例；第三，要反映时代的信息，给学员以最新思想和实用的知识。本书编写的组织方针是：贯彻多所高等院校的横向联合，集思广益，以便在出版发行后具有较宽的教学实验基础，不断完

善。作为教材要广泛吸收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。基于这一认识,这次编写,我们以1991年陕西教育出版社推出的25院校本《中国历史文献学》作为基础,进行修订改编。这次协作的共有23所高校,有原有的作者,有新增作者。由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谢玉杰院长、西北民族学院王继光教授任主编,由原25院校本《中国历史文献学》主编张大可教授和副主编徐景重、彭久松两先生为顾问,与主编共同组成编委会工作。田国梁、何兆吉、李家发三先生为副主编协助编委会工作。参加作者均为编委,共同对编委会提出的修订大纲进行审读、删改、补缺,提供教学实践的经验 and 意见,撰写自己最有创见的篇章段落,供编委会采择。最后由顾问张大可教授审核定稿。这种协作形式更有利于集思广益,并在原有的基础上一步步前进,这也是本书的成功尝试。

本书作者列名(括注单位)如次:顾问张大可(中央社会主义学院)、徐景重(重庆师院)、彭久松(四川师大);主编谢玉杰(西北第二民族学院)、王继光(西北民族学院);副主编田国梁(西北民族学院)、何兆吉(西北第二民族学院)、李家发(重庆教育学院);编委(按姓氏笔划为序)王炜民(内蒙古包头师专)、王春淑(四川师大)、吕幼樵(贵州师大)、孙益力(山西大学)、朱渊青(上海师大)、李晓菊(人民大学)、李绍平(湖南师大)、李泉(聊城师院)、余敏辉(淮北煤炭师院)、张海英(华东师大)、林宏跃(山西师大)、杨绪敏(徐州师大)、周洪(江西师大)、徐兴海(陕西师大)、徐家骥(陕西咸阳师专)、闫崇东(内蒙古师大)、郭书兰(郑州大学)、彭忠德(湖北大学)。

编委会
1999年6月

目 录

导论:历史文献学的范围、任务与相关学科

- 一、文献与历史文献····· (1)
- 二、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····· (7)
- 三、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····· (11)
- 四、历史文献学的地位与相关学科····· (12)

第一章 载体类别文献

- 一、印刷术通行前的文献形式····· (20)
 - 甲骨文献····· (21)
 - 金石文献····· (25)
 - 简牍文献····· (31)
 - 缣帛文献····· (39)
 - 抄本文献····· (42)
- 二、雕版印刷文献····· (47)
- 三、活字印刷文献····· (63)
- 四、现代技术载体文献····· (66)
 - 音像文献····· (67)
 - 缩微文献····· (68)
 - 机读文献····· (69)

第二章 典籍类别文献

- 一、四部典籍文献····· (71)
 - 经部典籍文献····· (72)
 - 史部典籍文献····· (76)
 - 子部典籍文献····· (83)
 - 集部典集文献····· (88)
- 二、类书、丛书····· (91)
- 三、佛藏、道藏····· (97)
- 四、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····· (102)
- 五、古籍的现存概况····· (109)

第三章 历史学文献类别概述(上)

- 一、编年体与纲目体文献····· (111)
 - 编年体文献····· (111)
 - 纲目体文献····· (123)
- 二、纪传体文献····· (124)
- 三、纪事本末体文献····· (141)

第四章 历史学文献类别概述(下)

- 四、典志体政书文献····· (149)
- 五、别史、杂史文献····· (160)
- 六、地理、方志文献····· (172)
- 七、传记、学案、笔记文献····· (185)
- 八、史论、史评、史考文献····· (195)
- 九、近现代新型史学论著文献····· (210)
- 十、考古与文物研究文献····· (219)

第五章 古今原始资料文献

- 一、起居注与实录 (226)
- 二、诏令奏议 (229)
- 三、古文书 (231)
 - 敦煌文书 (231)
 - 吐鲁蕃文书 (234)
- 四、档案 (235)
- 五、调查报告 (241)
- 六、现当代传记、回忆录 (242)
- 七、文史资料 (244)
- 八、年鉴、手册 (246)
- 九、报刊资料与文摘 (248)
- 十、统计 (254)

第六章 整理历史文献的基础知识

- 一、目录 (259)
- 二、版本 (272)
- 三、校勘 (285)

第七章 历史文献的实证

- 一、考据 (292)
- 二、辨伪 (299)
- 三、辑佚 (307)

第八章 历史文献的注释

- 一、断句 (315)
- 二、音韵 (320)
- 三、训诂 (326)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四、注疏 | (332)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
第九章 当代的古籍整理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、新式点校 | (346) |
| 二、今注、今译 | (351) |
| 三、通用的古籍整理 | (359) |
| 断句影印 | (359) |
| 整理选本与全集 | (359) |
| 资料汇编 | (362) |
| 四、编制书目索引 | (367) |

第十章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与成就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、历史文献学的产生——先秦时期 | (369) |
| 二、历史文献学的形成——两汉时期 | (381) |
| 三、历史文献学的发展——魏晋至宋元 | (393) |
| 四、古典历史文献学的高峰——明清时期 | (406) |
| 五、近现代的文献工作与文献学——“五四” 以来的新时期 | (421) |

导 论：

历史文献学的范围、任务与相关学科

什么是文献？什么是文献学？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的界说是什么？历史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是什么？与文献相关的学科有哪些？“导论”作集中的探讨与概说。

一、文献与历史文献

【文献】 文献，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，它记录了人类活动的全部历史和经验，并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。因此，“文献”一词的涵义在不断地扩大。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，如果从商周时代甲骨文、金文算起，中国历史文献已有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。今天种类繁多的文献，与甲骨文、金文相较，真是天差地别，不可同日而语。中国古代的“文献”概念，当然不能适用于发展了的今天。因此，建立科学的现代文献

学,首先必须对“文献”一词作出新的定义。

目前学术界对文献一词的含义,说法不一。《文献》杂志1985年第4期,开辟了讨论专栏,展开了讨论。该刊编辑部在《致读者》一文中指出,学术界对文献一词的解释,代表性的意见为两种:“一种是把‘文献’看做是一个联合结构的名词性词组,文指文章,献指贤人;另一种认为文献是指图籍和文物。”该刊同期发表邵胜定《说文献》一文,对两种解说都不赞同,他认为文献即上献的书籍文章,不应包括文物。《文献》1986年第1期刊载傅振伦的《释文献》与单柳溪的《文献诠释》两文,又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见解。傅文说:“文献学就是图书资料之学,包括口碑,往事的追记回忆,不见经传的古迹古物的再现、勘查,以及现在时事和人类、民俗调查等等资料在内。换言之,文献学也就是目录学。”单文则认为:“具有使用价值、历史价值的字、词、语、篇、书、人、时、事、地、物具体材料的科学、典型、完备知识的资料,就是文献。”学术界还有其他种种说法,兹不具引。

本书对“文献”的涵盖,定义如下:

一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史实和经验,通过某种载体表现的文字资料、图物资料、音像资料等等,均为文献。

在这个定义中,一切图书、期刊、报纸、图画、谱表、有历史价值的符号、文物,以及各种视听资料,如胶片、胶卷、录音带、录象带、幻灯片、影片、磁带等,它们都是人类知识的记录,只不过是形式与载体不同而已,都应当是文献。我们认为这是广义的、全面的“文献”含义。

“文献”二字连用,最早出自孔子的言论,记载于《论语·八佾》篇中。孔子说:“夏礼,吾能言之,杞不足征也;殷礼,吾能言之,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,则吾能征之矣。”汉、宋大

儒郑玄、朱熹等以典籍释文,以贤人释献。

这个解释就是孔子所说“文献”的本义。“文献”是一个联合词组,“文”与“献”两字有不同的含义,而又为孔子所连用取证,使得古代学者都把传说口碑、名人言议与书本记载并重,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宋末元初马端临以“文献”二字名其书,曰《文献通考》,并在该书《总序》中作了具体而明确的阐释。马端临说:“凡叙事,则本之经史,而参之以历代会要,以及百家传记之书,信而有证者从之,乖异传疑者不录,所谓文也。凡论事,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,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,可以订典故之得失,证史传之是非者,则采而录之,所谓献也。”马氏的《文献通考》,不是通考“文献”的文献学,而是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。他之所以认真地辨析“文”与“献”,旨在说明《文献通考》的取材,主要有两个来源,一是叙事的图书资料,二是论事的名流言议,并在行文中加以区别。凡是顶格写的,都是书本记载;凡是低一格写的,都是名流言议。马氏用叙事与论事来区分“文”与“献”,已经改变了孔子所释“文献”的本义,缩小了“文献”的内涵,只限于文字记载的图书、典籍、资料,可以视为一种马氏一家之言的狭义的文献解释。

随着科学技术文化的不断发展,特别是历史观念与历史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深入,“文献”的旧概念已不完全。所以在实际运用中“文献”的概念在不断地演变和扩大。在当今的图书、情报工作中,“文献”已泛指一切记录知识的印刷型与非印刷型的出版物。

国家标准局公布的文献定义为:“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。”按此定义,文献不仅包括现代图书馆的一切馆藏图书,而且包括档案馆、博物馆、声像馆及情报中心所收藏的全部馆藏。在国际上,例如美国,已直接将文献改为“情报”。文献是一切情报的载体,而情报则是一切文献的内容。有人认为情报是动态

的、活的,有较强的针对性,它不局限于文字,也不局限于以往和现时的材料,还能预测将来,有反馈作用。这些特点,与用文字记载的静止的图书资料,迥然有别,情报就是文献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。(参阅洪湛侯:《中国文献学新编》)。当然文献不能与情报划等号,两者有别,但两者广义相通。现代广义文献,其内涵,应当是与情报科学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。文献含义的不断演变与扩大是历史的必然。

当前学术界已出版的文献学著作,一般都还是在传统界定的含义中讨论“文献”,认为它是一个旧名词,只能使用它原本的意义。我们认为,即使“文献”的原本意义,也要重新予以科学的定义或说明。作为人类知识记录的文献,不论其形成途径、制作方式或出版与否,关键在于有一定的载体作为依托而成为确定的可感知的对象。古人界定“文”与“献”的区别,目的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取证范围。献者,贤也,指的是言议的载体。而作为言议载体的硕学耆儒本身并不是图书,但他们的言谈议论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,转化成图书。例如《论语》这部图书,就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记载,它既是“文”,亦是“献”。进一步说,图书本身也只不过是文字记录的知识载体。同理可证,地下出土的骨骼化石或没有文字的各类文化遗存,本身并不是文字资料,但它蕴藏的历史价值可以通过古生物学家、文物考古学家的鉴定、诠释转化成文字资料的文献。说得确切一些,文物是考古学家的文献;文物考古所形成的文字资料是历史学家的文献。把文物排除在文献之外,是没有道理的。有文字记录的文物,如甲骨、金石,本身就是文献,没有文字记录的文化遗物,通过文物考古转化成文字资料的文献。而图书典籍本身也是文物,即图籍文化遗物。当然这都是广义上的二者相通。就狭义而言,“文献”一词古老,是单音联合词组,“文”指典籍,“献”指贤者;“文物”是近晚的编正双音词,文化遗物为基本义。学科定义,文献

学与文物考古学,范围、目的迥殊,不容混淆。文献学的着眼点是文献整理,文物考古学的着眼点是文物的价值鉴定与阐释。凡学科定义的术语均是狭义的。广义是开阔思路,注意学科之间的交叉、重叠与相通,狭义才是研究的范围。学术界对“文献”释义的众说纷纭,一是墨守成规与演变发展的冲突,二是广狭二义混淆的冲突。这些都要用辩正的思维来整理。

综上所述,全面的“文献”定义,‘文’指知识记录的符号,包括文字、图画、符号、音像等,‘献’指知识记录依托的载体,包括图书、贤者、文物、胶片、胶卷、录音带、录象带、影片、磁带、电脑装置等。换句话说,“文”和“献”都在发展。“文献”二字,分开来看,它是一个联合词组;合起来看,不应当加以分割。本书重新界定的“文献”含义,简言之,就是“人类知识记录”,它总是通过一定的记录方式(即文),并附在一定的载体(即献)上可以被感知。“文”与“献”是不能分割的。对“文献”一词的含义作这样扩大和革新的界定,目的是扩大文献学的视野,扩大历史研究的取证范围,即突破“古籍文献”的藩篱,包容当代的科技文明。可以预料,未来的科技发展,还会出现我们预想不到的知识记录形式和载体,但它都将统一在“人类知识记录”这一界定的含义中。但迄今为止,有文字记录的图书仍是文献的主体,而且是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对象,因此,“文献”一词的原有意义不能割断,尤其是在传统的古典文献学的用语中,更是只有原本的意义。换句话说,“文献”一词,可以有广狭二义。广义文献,就是由一定载体所表现的全部人类知识记录;狭义文献,就是原本的含义,专指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。

【历史文献】何为历史文献?亦有广狭二义,可作如下界定:

广义历史文献,系指一切文献;狭义历史文献即历史学科史料文献,其中历史学记注与撰述的典籍是狭

义历史文献的主体。

历史,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。一切文献都是过去的历史知识的记录。因为时间是一付无首无尾、连绵不断的链条,它以“现在”为座标,前乎此者谓之“过去”,后乎此者谓之“将来”。过去即历史,产生的文献叫历史文献;现在即当今,产生的文献叫当代文献。而“现在”,在时间链条中,是一个极不稳定、稍纵即逝的环节。当文献学家着手对某种当代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时候,它实际已经成为历史的存在物。所以本书使用的“历史文献”的时间概念。只从属于“一切文献都是历史文献”的命题,在收罗文献时,尽可能下延至现在,从古代至建国以来的四十年,均在论述之列。

其次,从学科体系来看,广义历史学包括自然界的变迁和人类社会活动发展过程,十分广泛。广义的历史文献,可以包容天地间一切著作,一切文献。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学,专指人类社会史,即所谓狭义历史学。历史学典籍则指古代四部分类目录中的史部典籍,以及现代文、史、哲、经等分类中的史学著作。任何目录分类,都是相对的。因此,史部以外各部中实多含史学文献,古今学者早有论说。章学诚《报孙渊如书》称:“承询《史籍考》事,取多用宏,包经而兼子集,不特如所询地理之类已也。”可见章氏所著《史籍考》,已不限于四部分类的史部典籍。章氏又有“六经皆史”的论题,这是指《六经》皆为史料。早在两千年前,司马迁作《史记》,就以《六经》为史料。他提出了“厥协《六经》异传,整齐百家杂语”的命题,广泛取材。但是,如果把四部典籍都视为历史文献,则是广义历史文献,它与一切文献没有区别,而失之于混淆;如果固守史部类目,必又失之于偏狭。“混而合之则不清,拘而守之则已隘”(章学诚:《史考释例》),即所谓“过犹不及”,太广太狭都是弊病。本书考察的历史文献,以狭义的史部典籍为主体,而概述广义的四部文献,别择其中的历史学史料文献,主次分明,取

中用宏。这就是本书定义历史文献的理论基础。

二、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

【文献学】 泛言之,以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为对象的学科,就是文献学。在中国文化史上,“文献”一词产生很早,已如前述,而“文献学”一词则产生很晚,定义迥殊,是近代才出现的。梁启超将广义历史学解释为“文献学”,见于1942年成书的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。梁氏说:“广义的史学,即文献学。”显然,梁氏的定义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文献之学。第一部以“文献学”命名的论著,并对“文献学”一词作定义界说的是郑鹤声、郑鹤春。二郑编撰的《中国文献学概要》,成书于1928年,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。该书在《例言》中援引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关于“文献”的释义后说:

本编亦采其谊,结集、翻译、编纂诸端,谓之文;审订、讲习、印刻诸端谓之献。叙而述之,故曰文献学。

这部“文献学”是以孔子之言与马端临所释的“文献”含义来规范“文献学”,内容结构一是叙述图书文献的结集编纂演变历史,二是讲述审订、传播文献的基本方法。二郑氏的开创之作,把建立“文献学”理论体系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。但自那以后,历史过了半个世纪,系统的文献学理论还没有建立起来。故1982年中州书画社出版张舜徽的《中国文献学》,被称为“奠基性”的著作。该书对“文献学”的界说具体地作了如下表述:

对那些保存下来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、资料(包括甲骨、金石、竹简、帛书),进行整理、编纂、注释工作。